



■李志勇

姑姑从老家打来电话,家中祖坟已搬迁,周末要上坟。

祖坟位于村后东北角,几十座坟墓中葬着好几代先人,其中便有我的爷爷和父亲。

往年清明,离家再远,我也会想办法回老家,捧一把泥土添坟莹,坐在爷爷和父亲坟前,和他们在世时一样,聊聊一年来的收获、挫折和委屈,直到夕阳西下。今年清明,听闻母亲抱恙,家乡要迁坟,可疫情挡住了路,只能一拖再拖,但心意却越来越强烈。

几天辗转难眠,好不容易等到周末,天未亮,我便启程。临近中午,刚进家门,心情突然沉重起来,眼泪止不住往下落。奶奶说,不要哭,男人就要顶天立地,像你爷爷和父亲一样,再苦再难也要笑着面对。

吃过午饭,刚走出村头,抬眼便看见一片坟

地,荒凉而落寞,最西边前后两座没有墓碑的坟,便是父亲和爷爷的“新家”。它们安静而孤独,与旁边嘈杂的施工场面形成鲜明对比。姑姑说,正在建的高速公路正好穿过原先的祖坟,所以要搬迁,新坟地是村里专门划出来的。

农村上坟仪式很简单,仪式结束后,亲人们陆续离开,我独坐坟前,泪眼蒙眬中,思绪穿越回那些随时光走远却又清晰的往事中。

我从小跟着父亲在矿区长大,记忆里,爷爷、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为了养家,爷爷16岁就背井离乡,去外地煤矿当了名挖煤工。那时煤矿工作环境差,磕磕碰碰是常事,安全事故经常发生,煤矿工人被称为“煤黑子”,只要生活勉强过得去,谁也不愿当矿工。村里年龄最长的老人回忆,当时一起招工过去的七八十人中,只有爷爷一人咬牙留了下来。

爷爷几乎将挣来的所有钱都寄回了家,但全家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。作为家中长子,父亲只能

## 归乡寻情

早早辍学离家,跟爷爷一样,只身一人到外地煤矿当起了“煤黑子”。一家人分隔三地,有时好几年都碰不了一面。

小时候印象最深的,是爷爷、父亲喜欢轮流俯下身子,将我抱起,举过头顶,满院飞跑;或者一起把我举向空中,抱着我转圈像放风筝一样,让我在空中飞翔。我挥着两只小手乱抓,高兴地大声尖叫,整个院子里回荡着气喘吁吁的呼吸声,偶尔的咳嗽声和笑声。

我渐渐长大,爷爷的背驼了,父亲的头发花白了,他们再也举不起我,后来变成祖孙三人围坐一起,冲一壶茶,畅聊工作中的酸甜苦辣,倾诉人生的冷暖得失,守护男人之间的“约定”。

那年冬天,父亲出了工伤,母亲和父亲吵架后回了娘家,我被摩托车撞伤在家休养。爷爷得知后赶了一夜路过来看我和父亲,谈起生活的艰辛,说着说着,他和父亲竟落了泪,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们流泪。

当年祖孙三人谈论的内容早已记不清,只记得爷爷当时对父亲话语严厉的说过:“是个男人,就要顶天立地,连自己的媳妇都照顾不好,这样的男人有何用!”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:“人生不易,选好路,跪着也要走完。”可惜,我那时不谙事故,心里暗替父亲叫屈,觉得大话谁都会说,现在每每想起,悔恨交集,总会潸然泪下。

时光如梭,如今,生活的艰辛、坎坷的经历,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人生不易和“拿起砖头无法拥抱你,放下砖头无法养活你”的无奈与感慨。

爷爷和父亲在世时,难得相见,如今他们不在了,每年都来相见,却再也听不到他们唤我之声了。恍然间,时光似乎又回到了从前,我看着他迎面走来,一起将我高高举过头顶。我张开双手,拥抱天空,无忧无虑地飞翔,那一刻,祖孙三人笑得洒脱爽朗。(作者供职于山东能源集团)



## 大雪萝卜汤

■王晓阳

故乡居于江南一隅。小时候,每逢大雪时节,趁雪花还未登场,白色米粒大小的雪霰子先会出来预热。这些颗粒质地坚硬,落到地上不会很快融化,掉到人头上生疼。它们敲打着窗户,捶打着草木,预告着大雪将要来临!孩子们一看到雪霰子,欣喜若狂,仿佛脱缰的野马,奔跑嬉闹,你追我赶,即使摔倒在地,也哈哈大笑。

雪霰子散场后,雪花羞答答从天空飘落下来,鹅毛般飞舞,如一群银色的蝴蝶,飘飘洒洒,轰轰烈烈,扑入冬日温情的怀抱,给故乡的山河披上雪白的衣裳。

大地白雪皑皑,草木披银饰玉,家乡站在美丽的画中,充满了浓浓的诗意。陆游《大雪》诗云:“大雪江南见未曾,今年方始是严凝。巧穿帘罅如相觅,重压林梢欲不胜。毡履御风忘夜睡,金篝立马怯晨兴。此生自笑功名晚,空想黄河彻底冰。”诗人置身雪海,喟叹功名太晚,滚烫的爱国之心呼之欲出。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中的“雪”则洋溢着浓厚的人间烟火味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大雪欲来,温一壶酒,悠然待客,是冬夜最温情的美事。

父亲当然没有陆游、白居易的才情,大雪时节自然不会吟诗,但他却会炖萝卜汤。大雪纷飞时,他往往赶早买肉,回来拍去一身的残雪,将肉切成小块,就着窖存的白萝卜红萝卜,起锅、添水、熬汤。

一口大锅架在火炉上,炉火伸出长长的舌头,舔着锅底。雾气氤氲中,父亲将萝卜、肉依次放入锅中,半小时后,萝卜的清香混着肉香在屋里弥漫开来,令人垂涎。

天寒地冻的时节,一家人围着火炉喝萝卜汤,暖身暖心,真是生命中最美的场景!

(作者供职于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)



迎雪

田泽鹏

(作者供职于晋能控股电力集团)

## “乡党”阿明

■王生超 胡文革

中国能建西北城建巴基斯坦默-拉输电线路项目部刚进点那天,大家忙着搬运行李。这时,一位巴基斯坦小伙子跑前跑后帮忙,等安顿好一切,他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:“我叫艾哈迈德·阿明,大家以后叫我阿明就好,我是项目部的翻译和现场指导,也是你们的乡党。”“乡党一词,是陕西关中特有的俚语,意思是老乡,阿明怎么会知道?”面对中方员工一脸的疑惑,阿明赶紧解释:“你们是丝路起点西安来的,我在西北工业大学上过学,西安是我的第二故乡,我们应该是乡党,没错吧?”

上班第一天,阿明就没把自己当外人,很快融入项目部工作,与大家熟络起来。

工程初期,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,在阿明的协助下,与当地政府部门商洽营地土地租赁、与供电部门沟通营地用电线路和设施、与业主沟通工程事宜,全面了解当地材料的市场行情,分包商的资质及分包价格,以及食物采购等工作得以顺利完成。而且,他还担任了项目部汉语夜校的老师,将简单的汉语对话、安全知识传授给一线巴籍员工,保障了现场施工沟通顺畅。

阿明对西安的羊肉泡馍、肉夹馍、凉皮等小吃情有独钟,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碗,经常放在中方职工食堂,有自己喜欢的饭菜总来吃上一碗。有人开玩笑:“阿明,你又来混饭?”阿明回答:“都是乡党嘛,这么见外干啥!”



项目部看重这位巴籍乡党,发防疫物资、防暑用品总想着他,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基斯坦传统节日,总会给他准备礼物。对于项目部的这份情谊,以及对每位巴籍员工的关照,他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结婚时甚至还盛情邀请项目部的“乡党”们参加他的婚礼。

项目部在周边村庄开展献爱心活动,阿明每次都会积极参与。他说,自己家相对宽裕,每年开斋节会资助贫困家庭,保障他们在节日期间的生活。“看到中方项目部在巴基斯坦节日里为巴方员工送礼物,我很感动,愿意和他们一起献爱心。”

随着巴基斯坦首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全线贯通,工程接近了尾声,阿明和巴方员工默默告别项目部的“乡党”,期待与他们再次相逢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建西北电建有限公司)

## 藕塘浸乡愁



■李笙清

隆冬时节,朔风凛冽,此时的乡村,粮食已归仓,田野上少了许多劳作的画面,只留下一片片收割后的枯黄稻茬,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稻草垛。在这样一幅单调的冬日素描里,最生动的,当属于那些顶着严寒活跃在藕塘中的挖藕人了,他们就像乡村竖琴弹奏出来的一个个灵动的音符,给单调的冬季带来生机与活力。

冬季是莲藕上市的黄金时节,每到莲藕丰收时,总会有一些来自异乡的挖藕人,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工具,像蚂蚁一样穿行在广袤的乡村,此时的荷塘藕田,就是他们心灵的家园。

“二两老烧酒,下塘好挖藕。”挖藕人咕咚几口酒,手持扁木铲,穿上齐胸高的黑色塑胶防水服便下塘了。不必担心他们的手艺,只需一柄扁扁的长木铲,就可以将整支整支的莲

藕从泥水中挖出来,而且不伤分毫。他们粗糙的手就像女子绣花的手一样灵巧,甚至连莲藕身上分出的细小枝节都不会弄断。

挖藕人的眼睛是杆秤,有经验的只要一看藕塘里枯荷梗的粗细和密集程度,就能估算出莲藕的长势和产量,往往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。

顺着枯干的荷梗,挖藕人用扁木铲一路翻开淤泥,动作娴熟自如,就像持家的主妇做着平常的家活。一会儿功夫,一支莲藕就缓缓探出了一截胖乎乎的身子,此时挖藕人将木铲置于一旁,用双手一节一节沿着藕身深挖下去,越到深处,越需要技巧,一旦弄伤了藕身导致灌泥“破了相”,都会令藕价大打折扣。只见他们弓着身子,两只手在泥水中不停地运动,直到一整支藕被完整地“面试”。寒风中,挖藕人小心翼翼地捧起莲藕捧在手上,就像捧着一件珍贵的战利品。

将挖出的莲藕放在木板上,挖藕人再用绳子拖曳着,一趟一趟送到塘边,身体弯曲的姿势,像牛拉着犁铧跋涉在田间,点缀着冬日的荷塘风景。乏了时,他们搓一搓被泥水泡得肿胀通红的手,在袖口抽上一支烟,咽下一口老酒,摆摆龙门阵,乡音瞬间抵御了刺骨的北风。

在塘边,挖藕人还要用稻草将一只只莲藕洗得干干净净,然后按大小、残损情况分类,再用竹筐一趟趟挑到主人家过完秤,才算完成全部工序。

转眼又是寒冬,挖藕人又一次顶着严寒远离故乡,像候鸟一样迁徙在异乡漫漫的乡村阡陌上。我想,这一个又一个莲藕丰腴的藕塘,注定了挖藕人人生路上的一个小小驿站,容纳了他们的冬天,也容纳了他们的乡愁。当人们在温暖的屋子里品味着藕香,是否在浓厚的藕汤里,品出挖藕人浸润在藕塘里那一缕思乡之情呢?  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